



董存瑞的故事

中国青年出版社

董存瑞的故事

丁洪 赵寰 董晓华著

萧传玖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董存瑞的故事

丁洪 赵冀 董晓华著

萧传玖插图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印张 9插页 字数121,000字

195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2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0次印刷

印数400,001—430,000 定价0.62元

写給讀者

这一本書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战斗英雄、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董存瑞同志的一生。

我們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战斗过，也没有亲眼见过他，就連他那英勇的最后一仗——隆化战斗，也未曾亲身参加。写出英雄的一生，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我們曾經在南山堡他家的热炕头儿上，听他那年老的双亲叨絮他的童年；在他曾經砍过荆柴的南山上，听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儿講說他的机灵、倔性与勇敢，和他怎样帶領儿童团抗日打鬼子；在轉战万里、百战百胜的英雄队伍里，翻閱了师报合訂本，抄讀了英雄师团的战史，結識了英雄的师政委、团长、教导員、排长、班长、同班战士、同乡战士，并同他的指導員郭成华同志和他的生死战友鄧順义同志成了摯友，——他們常常念誦着他的成长、战斗中的英勇、日常生活中的談笑嬉戏、穿着打扮、长象模样和笑声、嗓音；我們也曾經訪問过英雄为之揮泪誓仇的老母亲和那孤苦伶仃的小姑娘；我們也曾走过英雄解放了的大小村庄，——沿着他那战斗的路径，在长城內外的山川、河流、平原、沟谷里，踏着英雄的脚步巡礼着；我們訪問了苦难一去不复返了的富裕繁荣的村鎮和那年青小孩子們能够幸福求学的、充滿青春欢乐的地方——存瑞中学

校……

由于人們亲切而又逼真的描繪，英雄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开始活跃在我們的眼前；那过去艰苦的战斗的日子又重现了。我們仿佛亲耳听到了英雄的豪語，亲眼看到了英雄的壮举。我們甚至都感觉到和听到了英雄的抱負、愿望和心底的体己話。

虽然这样，但到底是年月隔久了，事过境迁，人們的記憶究竟有限，有許多的重要細節都无法知道了。要把英雄的一生完整地写出来，这就不能不借助想象、集中和創造。这样一来，在真实的材料上不能不加以細節的改动；那么个别的地名和英雄周围人物的真名实姓也就不能不加以变换——已牺牲了的英雄烈士，为了存真和使英雄名字传之久远起見，一般都保留了原名；現尚健在的人們，为了細節的改动和依照他們自己謙遜的意見，都略去了原名或加以改名換姓。

从开始搜集材料起，到現在已有三年多，从动手写这本书起，也有一年多了。可是，因为旁的事情的耽擱，实际写作的时间，却只有四个月的光景。時間短促，加上我們虽也先后经历了战斗的年月，但究竟与英雄距离甚大；并且由于我們的生活貧乏和写作能力所限，書中的謬誤、缺陷和粗略的地方一定很多。为了使这本书完美起来，我們热誠地希望讀者們多提些寶貴的意見和严格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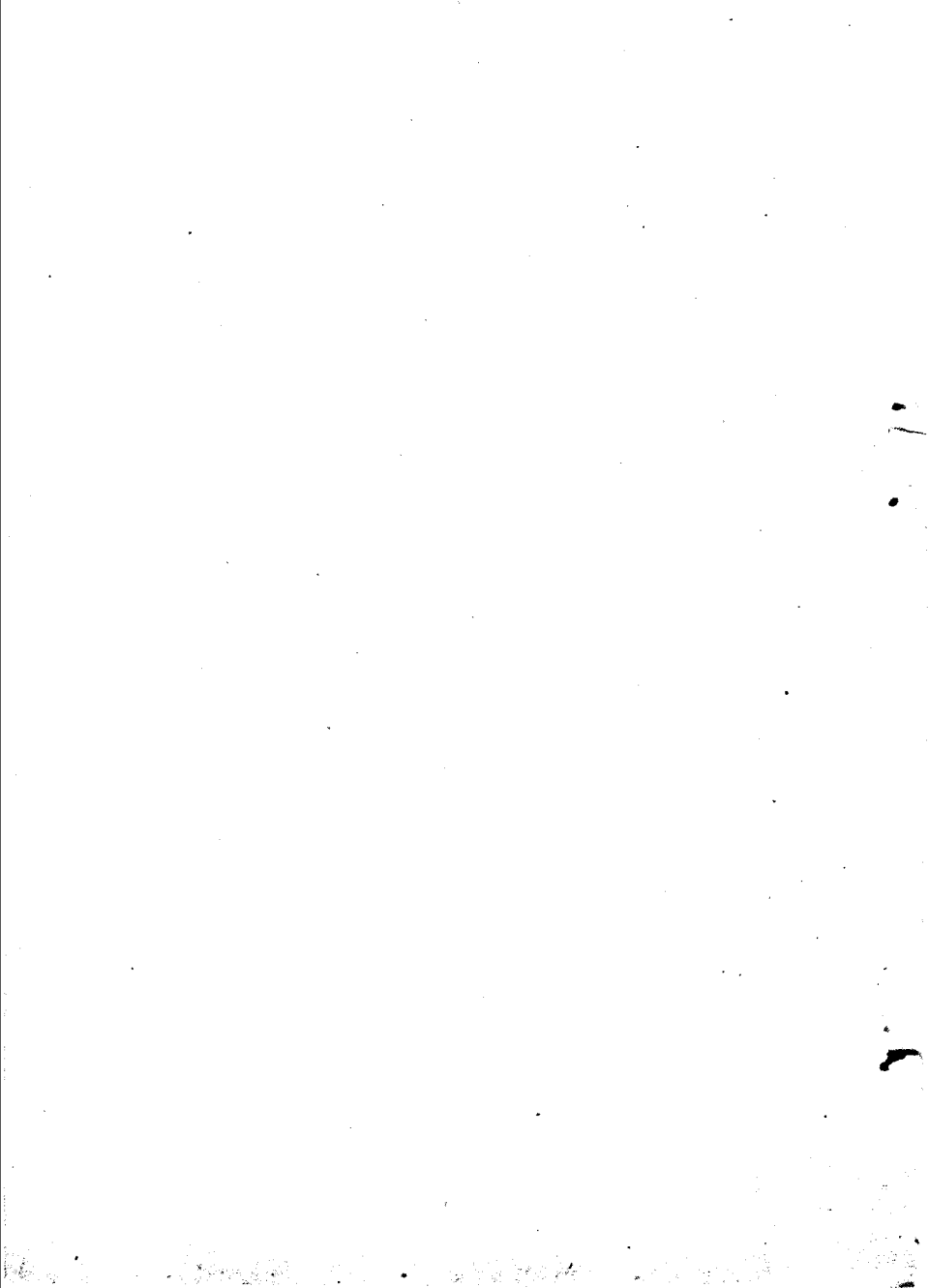
英雄用青春、生命和鮮血写下了他那光輝的一生，將永記史冊；人們將永記他那“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何惜自己这条蚁命”的視死如归、慷慨捐軀的英雄壮举。他是一个为了建立

新中国而献身的真正的战士，他是顆永放光芒的紅星——它将永远閃爍在新中国瑰丽的大厦上！这本书如果能帮助讀者对于英雄的一生有所了解和認識，我們將感到无限的幸福。

衷心地感謝英雄的亲人和战友們、首长和同志們，隆化、怀来、龙关、赤城、延庆、怀柔、四海、头沟……等地帮助过我們的干部同志和老乡們；衷心地感謝那些督促、鼓励、帮助我們写这本书的人們。如果没有他們，这本书是不会写成的。

作 者

一九五四年春天于北京



目 次

第 一 部

一	宝瓶	9
二	穿酒鞋的人	15
三	梦	20
四	石主任	23
五	千锤百炼的第一次	27
六	第一个朋友	34
七	孩子王	39
八	儿童团长	42
九	“我是团长!”	48
一〇	儿大不由娘	53
一一	在南山上	61
一二	红石山下	67
一三	快点长大吧	72
一四	再见吧,家啊!	78

第 二 部

一五	不到黄河心不死	85
一六	九发子弹	90

一七	狼来了·····	95
一八	在和平的日子里·····	100
一九	“我的心早就交给党了!”·····	106
二〇	真正的战士·····	111
二一	“我就是班长!”·····	118
二二	家·····	123
二三	把钟声敲到北平去·····	131
二四	好老乡·····	139
二五	在大胜岭的顶峰上·····	145

第 三 部

二六	行军途中·····	155
二七	苹果园子·····	160
二八	老连长·····	165
二九	“死”怕胆大的人·····	172
三〇	亲人·····	176
三一	准备·····	183
三二	侦察·····	188
三三	“挂帅点将”·····	193
三四	拿蠟子·····	200
三五	隆化中学·····	205
三六	“为了新中国,冲啊!”·····	209
三七	永垂不朽·····	216

1



一 宝 瓶

南山堡是原察哈尔省怀来县西北一个小小的山村。村的四周环绕着高山，土地是多砂石的山地。人们整年劳动着，和砂地、和荒旱、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作斗争。水，在南山堡，好象是金子。老辈子人传说着，早前来是有一股清凉凉的泉水，从高山上流过这里。那时，这儿住着一个姓张的。真是山高水清，丰衣足食。没想到，来了个姓李的恶棍，霸占了南山堡，把姓张的给撞到了羊角山。后来，老天看着不公，派下来一位神仙，手拿一个宝瓶，把南山堡的泉水收走，倒在善心人张家的新居——羊角山。这样一来，羊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庄园，南山堡就变得荒旱、干涸了。

这个山村有了多少年，那可谁也不知道。村口有个龙王庙，庙里有口铁钟，上面铸着造钟的年代——乾隆六年五月。庙里一棵老榆树，就有一搂多粗，长着白胡子的老头都这么说：“从我记事起，它就这么粗了！”

在这块多砂石的山地上，人们祖祖辈辈流血流汗地开垦出无数片的耕地。周围光秃秃的山包包儿，也都成了一阶一阶的梯田了。村的周围种上了无数棵柳树、榆树、椿树、白杨、果树……。冬天的时候，白皑皑的大雪给它穿上了冬装，满坑满谷积着厚厚的白雪。一开春，溶雪混着砂石顺着沟壑来一

次大冲刷。跟着，树木抽出了白綠色的嫩芽，杏树、海棠开着粉紅色的花儿，把灰土色的山村打扮得十分美丽。夏日里，遍地长着綠油油的庄稼，向日葵开着金黃色的大花，她的脸蛋儿永远朝着太阳。秋天，椿树結出了褐色的椿树子，漫山遍野开着黃色的野菊花；山村里，洋溢着谷草的清香气息。

董存瑞生在南山堡的一个下中农的家里。他的父亲叫董全忠。董全忠把半輩子的精力都花費在与山地和封建剝削作斗争上了。穷困、劳苦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皺紋。地主、富农們占据了南山堡北面的好地，象董全忠这样的下中农，只有种南面的山坡子地和到山里去开荒。冬季里，他到东山里割些荆条回来編筐、編篩……。整年不住閑地劳动，才能顧得上一家的温飽。那时，董存瑞上面已經有了三个姐姐，爹和娘都盼望有个男孩儿。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阴历九月十三，那是个秋天的清晨，黃色的野菊花披着白霜开放着。老公鸡刚刚叫过第一遍，东方太阳冒紅的时候，董存瑞呱呱堕地了。爹娘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盼，夜夜盼，可盼来个大儿子啊！按着姑娘們排下来，給他起了个小名：“四头”。

爹对四头非常疼爱，娘对四头那更不用說了。小时候，他是在娘怀里长大的，姐姐們这个亲来那个抱；到了六、七岁，晚上睡觉还是在娘怀里。玩的时候說騎就得騎在娘身上。天热了娘給打扇搧蚊；天冷了，早上得把衣服烤热了才給他穿衣下炕……。

董存瑞尽管生活上是这样爹疼娘娇，可是从七岁起，有的时候也得随着全家人下地劳动：春天拔拔苗、薅薅草，收秋的时候，拾拾穗儿、拣拣秫秸……。

在冬闲和早春的日子里，爹把四头送到南山堡的学堂里去读书。学堂里读教科書，也读三字經、百家姓。爹从一年辛苦得来的一点点积蓄里抽出些錢作学费，隔些天还要輪着給老师送飯。爹常说：“我苦了半輩子，叫孩子念点書，認俩字儿吧！”

上学是董存瑞頂高兴的事，挎着小書包，一磴一磴地走上学校門前的高台阶，和同學們坐在长凳子上，咿咿呀呀地念什么：

天亮了，
弟弟妹妹快起来，
起来看太阳……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鬼子侵入了华北。跟南山堡的天气一样，刚刚还是响晴的天，突然卷来了一片黑压压、黄惨惨的阴云，遮天盖地，飞砂走石。暖和的夏日立刻变成了冰冷的严冬。

这就象在苦难重重的农民身上又加上了一副千斤枷鎖。董全忠一家跟所有的农民一样，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董存瑞失学了。爹說：“这鬼子一来，日子更不好过了！这年头，除了大老財，誰还念得起書噢！”每天，当董存瑞下地或是背着筐子上山打柴，路过学堂門口高台阶的时候，看着刘

家財主的孩子們出出進進、蹦蹦跳跳的，鼻子總有點發酸。好在和董存瑞一起失學的孩子很多，他們常常聚在一起，打打土塊子，摔摔跤，搭伴兒上山砍砍柴……日子長了，也就慣了。

春天里，董存瑞常常隨着爹爬上南山頂，那里茅柴很多。可是，得要踏着沒有道兒的石拉子，才能攀登到山頂上去。沿途都是刺藨、蒺藜狗子什么的，常常會把手腳割破，弄得鮮血淋漓。董存瑞跟着爹上山頂去，走累了，爹就讓他坐在岩石上歇一會兒。爹拿出了煙袋，抽上一袋煙，有時給他講講古，什麼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啊，什麼空城計諸葛亮吓走司馬懿啊，什麼武松打虎啊，什麼大禹王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啊，什麼寶瓶取走了南山堡的泉水啊……。爹一講故事，董存瑞總是用手托着腮幫兒，兩只大眼滴溜滴溜地望着他。

到山頂去要過一個石棱坎，大人邁的時候也還得費點勁兒才上得去。爹每到那兒，總是用一個箭步蹿上去，再回頭盯着兒子，象是說：來吧，看你的！

兒子也叫上了勁兒，把臉憋得通紅，還是一個勁兒地往上攀，從來嘴里不說求助的話。就說非得爹來拉一把不可的時候，自己也還是用盡力氣往上蹿，好顯着是自己上來的。有一次完全沒有用爹幫助他就上去了。他小臉通紅，可是眼睛里直冒亮光，得意地說：“這回是我自己上來的！”

到了山頂上，往四下里一望，可真豁亮啊！往東北上看，高大的大海坨山緊接着天邊邊兒，長安嶺聳立在群山中間。嶺上的那棵蒼綠的不老松，離這兒雖說有三、四十里地，可是在萬里無雲的日子里，樹的輪廓可以看得真真亮亮；往西北上

看：山巒縱橫，鋸齒狼牙，群山象個屏障環繞着南山；往正南看，可以望到平綏路上的火車頭冒白煙；從西南方流來的桑干河象條銀色的光帶，沿着沙城、土木、懷來向南流去。河水干淺的時候，遠看象條黃白色的腰帶；一到漲水的時候，白茫茫地一片，可把平川地淹個不輕。

董存瑞望着亮閃閃的桑干河，心里想：人家那兒水那么多，我們這兒可早得要命，都是那個姓李的壞蛋不好，要不，我們這兒有一股清清的泉水從山上流下來，多好啊！——我要是有那個神仙的寶瓶，就能把旁處的水盛來，咱們這兒就再也不愁水了；再也不用給龍王爺燒香上供的，省得看他擺起大架子，不理這隨兒的神氣樣子；就說喝水也不用到山根底下去挑了！可是到哪儿去盛水呢？哎，對了，到羊角山去，把水要回來！

“爹，你說真有那個寶瓶嗎？”

“什麼寶瓶？”

“就是盛走咱村水的那個寶瓶。”

“老人們都這麼傳下來的，說有啊，可誰也沒見過。”

“那，我要能找到那個神仙，把他的寶瓶要來，多好啊！”

“你要干啥？”

“咱拿着寶瓶到羊角山去，把水要回來！”

“那——那人家羊角山咋辦呢？”

哎，可不是！那羊角山的人們咋辦呢？咱們把水弄回來，他們還不是又得象我們這兒似的，干哪，旱哪，喝水得下山挑，種不上地，得冲着龍王爺直磕響頭，那可不好！……哎，對啦，

把桑干河的大水舀来嘛，它就再也不淹人了，又能给咱浇地，还供咱吃！……

“那，咱就把桑干河的水舀来！”

“好是好啊！”爹抿着嘴看看认真的儿子，“可是上哪儿去找那个宝瓶呢？”

是啊，上哪儿去找宝瓶呢？只要能找到那个宝瓶，把桑干河的水舀来，装满了瓶瓶儿，从南山顶往下一倒，一股清凉的水嘩嘩直流，流啊，流啊，把南山堡荒旱的砂砾地，都浇上水，那——多美呀！